



美国俄勒冈州

印第安神话传说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I712·73

1

民间文学资料丛刊

美国俄勒冈州

印第安神话传说

〔美〕杰罗尔德·拉姆齐 编

史 昆 李务生 译

翻译顾问：〔美〕马克·贝德满



Z018339

（内部发行）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43058

43058

本书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COYOTE WAS GOING THERE
Indian Literature of the Oregon Country

责任编辑 孙剑冰 杨惠临

装帧设计 孙丕谚

美国俄勒冈州印第安神话传说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二号院)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11 1/8 印张 270千字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 10229·0046 定价: 1.15元

译者序

本书原编者杰罗尔德·拉姆齐(Jarold Ramsey, 1937—)是美国研究印第安人口头文学的专家。他的这本书是从五百多个民间传说故事中精选编辑而成的,全书共有故事112个。这些故事既有趣味性,也有一定的民间文学研究价值。我们向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及感兴趣的读者首次介绍美国印第安人口头文学宝库中的这颗明珠,以求有助于研究和了解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社会、习俗、语言、艺术以及文学。

一、关于印第安人

大约在一万二千年前,亚洲人开始从西伯利亚成批地移居阿拉斯加。后来,这些新大陆的祖先便向美洲的中部和南部移居。

“印第安人”这个称呼是最早被哥伦布误用而习惯沿用至今的。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为了西班牙国王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去寻找“神化般”的中国和印度,偶然踏上了新大陆,便误认到了印度,将当地人称为Indian(印度人)。后来为了区别,便称新大陆的土著人为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是新大陆的主人,他们世代居住在那里,创造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北美南部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里的印第安人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发展。墨西哥马雅族(Maya)遗

留下来的城堡建筑残址和雕刻品以及秘鲁印加族（Incas）遗传至今的数千里长的石板大道和“太阳门”建筑，说明他们在公元前后就有了文化中心和发达的建筑技艺。马雅族还创造了所有印第安人中唯一可称为文字的一种象形文；可是，十五世纪后，这种象形文随着马雅族的衰败而消失了。（至今尚有象形文遗物，但无人能够辨认。）他们的文化与建筑技艺被称为世界古代文明之一，可以同古埃及和巴比伦相媲美。而在当时，北美洲的绝大部分印第安人（主要是北美西北部）仍处在很原始的氏族社会阶段。恩格斯说：“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已依照母权制组成为氏族了。仅在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中间，氏族才衰落下去；在另外一些部落中间，如在奥季布瓦、奥马哈部落中间，氏族已经是依照父权制组成了。”（见《马恩选集》第四卷第85页）

印第安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北美东部和西南部的印第安人也从事农业生产。可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落后的移居生活方式，包括俄勒冈在内的西北部印第安人却没有什么农业，主要靠大自然来养活自己；他们的主要食物是哥伦比亚河及太平洋沿海的各种鱼类、内陆的飞禽走兽和各种浆果及块根植物。

尽管如此，美国的印第安人很早就创造了一些实物也象征着北美印第安人的文明。例如：在科罗拉多州的梅萨·费尔迪国家公园里，有一座近千年历史的印第安人古式村落建筑，以“悬崖宫”著称，最早共有相连的二百多间土屋和石洞穴。数百年前，俄亥俄河谷地区的印第安人建成了长达1300多英尺的蛇形集体坟墩。近一万年以前，哥伦比亚河两岸的岩石上就存在了象征着俄勒冈印第安人文化的雕刻图案。西北部海岸的海达族（Haida）很早就能做出精美的雕刻和编织工艺品；在当时，他们的木刻艺术只有新西兰的毛利人可与之相比。后来，欧洲人还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栽种玉米、马铃薯、南瓜、烟草、蕃茄、花生等各种农作物，并懂得了许多野生药物的性能。从印第安人那里传下来

的农作物占今日美国农产品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于殖民者的屠杀和早期政府的偏见与战争以及瘟疫，美国许多印第安部落的人都与日俱减，有的甚至遭到毁灭。例如：1607—1619年间，弗吉尼亚州原来的印第安人被殖民者全部杀绝。根据1952年的调查，俄勒冈地区的提拉木克族1805年的人口是2200人，1854年则为400人，1849年减为200人，到1910年就只剩下25人了！印第安人热爱生活，向往自由，勇敢善战，以战死为荣。印第安人是有着极大的民族自尊心的人民，他们曾多次进行过反侵占、反奴役、反屠杀的斗争，其中突出的是1675—1676年新英格兰州各部族一万人参加的反抗和1855—1856年以克拉麦斯族为主而发起的震撼俄勒冈地区的起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由于印第安人的争取以及各界人士的呼吁，情况有些好转，美国的印第安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现在，美国共有印第安人口九十万，大部分居住在西南部、东南部和东北部。1924年，美国的印第安人都被正式承认为公民（实际上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美国人），但他们却失去了自由的生活，被限制在居住地中；对此，他们感到极大不满。佩尤特族1870年就拒绝迁入限定的居住地，因为在那之前，他们曾被白人当作鹿猎获。

正如印第安人的文化各有不同特点，他们所信奉的也各不相同，主要是图腾之类。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传统信奉的上帝并不是耶稣，而是宇宙中一种迷幻的神灵。不同于如今某些固定信仰的宗教，大部分印第安部族相信万物有灵论，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人类和神灵的化身；许多部族把动物当作神灵信奉并歌颂，比如：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的动物神形象是“凯欧蒂”（小狼），在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中则是“渡鸦”，墨西哥的阿兹蒂克族（Aztec）却崇拜“蛇神”，这些也类似蒙古传说中的“狐狸”和中国神话中的“孙悟空”（猴子）。印第安人把巫医视为圣人。这种人能做一些非凡的事，如玩火、变魔法等；巫医被认为是刀枪不入，还能呼风唤雨。

在俄勒冈的莫达克族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些部族中，信奉巫医如同宗教一般。

由于西北部印第安人的生活与动物密切相关，大盆地地区的印第安人在鼻子上穿骨针，在脸上和身上刺花纹，身上装饰着飞鸟的羽毛，连死者的坟墓都要垒成动物形状。在许多部落中，当妻子快要生产时，其丈夫不能做绳索和箭，怕婴儿在娘腹中卷缩或提早出生。妇女怀孕期间不得出门，产后数月内只能喝热水，不干活，还要忌吃油腻食物。在祖尼族（Zuni）中，婴儿出生后一旦认为能养活，便立刻由母亲给取名字，否则，婴儿便被窒息至死或扔到野外。印第安人的姓名多数与动物和大自然有关，如：渔鹰、黎明等。婴儿名常用本家族中死去的长辈名，以示长老又获得了新生（现在许多西方人也如此命名）。在祖尼族中，离婚权为女方所有，离婚后孩子归女方。印第安人用黑色的东西寄托哀思，死者坟墓面向东方。夫妻中一人死后，另一方要禁食四天，认为这四日中有鬼魂徘徊。在海达族中，死者被置于火塘边，涂上颜色，祈祷致哀四日，然后把尸体从棚屋的缝隙处拉出。奇努克族把死者放在独木舟中、架高或挂在树上，等死者只剩尸骨后才埋葬，认为这样死者的灵魂就升天了。在海达族中，判断家庭的富与穷，只用看这家人中女子的耳环，耳环越多，说明越富。在克拉麦斯族中，少女摸弄过的武器被认为是不祥的。霍皮族（Hopi）认为，如果没有一年一度的节日，人类就会灭亡，无法复生。有的部落首领是世袭的，有些则实行选举终身制，如桑波尔族（Santpail）。易洛魁人（Iroquois）的选举制甚至影响到美国早期国会的组建和马克思的学说。达科他族有两种首领，一是管战争的，一是管讲和的。在佩尤特族中，最佳猎手就是部落的首领。……印第安人的习俗及社会现象与其丰富的文化一样，真是万般色彩，数不胜数。

印第安人虽无文字，但有丰富的口头语（有的还有手势语）；

仅北美洲印第安人部族中就有 500 多种口头语，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有 149 种，大多数沿用至今。美国的五十个州中，有一半的州名称源于印第安语。印第安人为自己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诗歌、民谣、格言等等。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Franz Boas）所培养出的一个印第安人内兹·珀斯族学者曾说：“印第安人的民间文学远胜过白人的。”十九世纪末以来，许多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工作者为了挽救印第安人的文化及口头文学，使之长留千古、造福人类，收集编成了大量关于印第安人历史、宗教、社会、文化及文学等方面的书；主要的有：《美洲土著人》（The Native Americans, 1977）、《北美印第安人》（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西北部海岸地区的神话与传说》（Myths and Legend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1910）以及本书（1980）等。

二、关于译本

白人在1840年开始大批移入俄勒冈地区之前，当地有40多个独立的部族，讲大约25种语言。由于战争、受歧视和大自然的限制，有的印第安人部族趋于灭亡，民间口头文学也有失传的危险。例如：当时卡拉卡斯部族的很多传说故事就只有一个名叫维多利亚·霍华德的印第安老妇人知道了。后来，一批知名学者在恶劣的条件下，深入俄勒冈印第安人当中，把他们宝贵的、趋于毁灭的文学遗产记录并继承了下来。他们是：梅尔维尔·雅各布斯（Melville Jacobs）、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弗朗兹·博亚兹等人。本书的112个故事几乎都是从他们所收集的众多故事中选出来的，基本上保持了印第安人原有的色彩，是一部印第安人口头文学的珍贵遗产。本书同时又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出了俄勒冈印第安人的过去和现在乃至将来。

在大部分故事中，都出现凯欧蒂这个形象，并扮演了主要角色。

凯欧蒂的形象是虚构出来的，但这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和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拟神化了的凯欧蒂是历代印第安人自身的形象和生活现实的写照。主要以凯欧蒂而发展的神话传说奠定了俄勒冈印第安人口头文学的基础，这一点从译本中不难看出。尽管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特点，凯欧蒂这一形象在勇敢精神和创世造福方面可与中国藏族史诗中的格萨尔王和瑶族神话传说中的密洛陀相媲美。

在俄勒冈各印第安人部族当中，凯欧蒂几乎都被奉为神灵，信为圣者。但他在不同部族人的心目中又有着不尽相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的部族有着各自不同的凯欧蒂形象。这一观点是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马撒·克瑞尔（Martha Kendall）在近期的一篇介绍文章中提出的^①，在译本的许多故事中也体现了出来。例如：在《欺骗丈夫的女人》和《乌龟战胜了白野牛》中，凯欧蒂在关键时刻只短暂出现，以主宰者的形象制止了战争并发号施令。在《凯欧蒂与食人怪兽》等故事中，凯欧蒂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人类，并用神水创造了人类。在《凯欧蒂与女巫》和《凯欧蒂和没有嘴的人》中，表现了凯欧蒂为人类造福，而不贪图享受的高尚品德。所有这些就是印第安人把凯欧蒂奉作神灵和救世主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凯欧蒂则被描绘成恶作剧的小丑。例如：在《凯欧蒂和他的女儿》和《粗心大意》等故事中，凯欧蒂是个贪图女色的家伙；他往往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在《凯欧蒂和老鹰到死神之地》中，由于他的好奇心和恶作剧，放走了死神，人类便从此不能够长生不老。这就类似书中描写的雷公一样，一会儿是英雄，在另外的地方却成了恶魔。这说明，不同的部族对

^① 参见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NATIVE AMERICAN TEXT SERIES, "Coyote Stories II"

于某一种神灵或物有着不同的概念和解释，甚至有些不居住在一起的同部族也这样。

用原编者杰罗尔德·拉姆齐的话说，本书故事所描述的可分为三大时代：1.“神话时代”，即人类史前天地形成的时代，体现于《自从盘古开天地》等故事中；2.“变态时代”，叙述生命的出现及演变，体现于《创世记》和《造物者的足迹》等；3.“历史时代”，指近现代，这类故事不带有神话的色彩，如《欺骗丈夫的女人》。

书中有的故事与其他民族的故事近似。在《宇宙的起源》中，描写了无数年前，大地一片汪洋，上帝创造了大自然和一男一女，便产生了人类。这与《圣经》中创世的故事很相近，但二者各自所信奉的上帝不同；在故事《复活》中，印第安人的上帝（阿坡）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形象，这充分表现了印第安人的自豪感和自我决定命运的向往。在《粗心大意》这一故事中，凯欧蒂败在了年幼的五妹脚下，这很近似欧洲的一些传说故事，认为年纪最小的是最聪明和易于取胜的。还有的故事是直接受外族文化影响的，例如，《小杰克与七头蛇》中的勇士小杰克就是模仿移居的法国人所讲的故事而产生的形象。

俄勒冈印第安人的祈祷堂、“五”字的神奇和各种宗教形式在许多故事中都反映了出来。印第安人所信奉的神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神风”，可见于《大脚怪人与其子》和《风战》等。这些故事说明了一条真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从《食人骷髅和猎烟者》、《冰上的姑娘》等故事中，可以看到俄勒冈印第安人的许多习俗，有些与其他民族相似。如：以施舍为荣；女子要嫁给好猎手；儿媳要孝顺婆婆；用黑色致哀；小孩乱吃东西会遭不幸；乱伦会导致灾难；肆意损坏大自然将遭到制裁；等等。

故事中有些传说，给现实增添了神化般的色彩。例如：创世

者惩罚妖魔，把它们变成了垒叠的石头，至今可见于马尔赫尔洞中（见《水洞魔境》）。小浣熊身上的花纹是因为偷吃橡树果并恶作剧，被祖母用燃着火的柳条打成的（见《小浣熊和他的奶奶》）。红柳的颜色是一个无辜妇女的鲜血染成的（见《红柳》）。每到大麻哈鱼回游时，成群的燕子便飞回哥伦比亚河，传说这是因为燕子执行凯欧蒂的命令（见《鱼儿自由了》）。威拉米特瀑布的上方有块巨大的岩石，上面有两个洞，传说那是一个好心的男孩的眼泪滴穿的（见《斯古克姆和好心的男孩》）。这些神奇的说法很象中国的《桂林传奇》。

书中有的故事描写了印第安人的勇敢和不畏强暴，如《向天敌复仇》；有的歌颂印第安人热爱生活，向往未来，如《晨歌》等；还有描写互相残杀的，如《身入虎穴》。同时，不少故事还影射或直接提到了白人的入侵，发泄了印第安人丧失了大自然和自由的苦衷以及对白人统治的不满和仇恨。内兹·珀斯族的首领约瑟夫说得好：“只有白人把我们印第安人当自己人看待，我们之间才会消灭战争！”

总之，本书在许多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俄勒冈印第安人的面貌，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说明他们是善良、勇敢、伟大的民族。美国的印第安人口头文学可称为是其古老灿烂的文化，而这份文学遗产至今仍然放发异彩。我们真诚希望此译本对研究外国民间文学和中美文化交流能作出一点贡献。

* * *

本书的故事是根据印第安人口述翻译整理的，有些是先有法语又转译的（括号中的话为原编者所加），原文有些地方逻辑性不强，甚至有的还互相矛盾，我们在翻译时为了保持原貌和口头文学的文体，除个别地方作了文字加工外，绝大部分采用直译。书中出现的大部分是动物，凡属拟人化了的，我们按人称译。

故事中有许多人名、地名、部族名及其他一些名称大部分是

按印第安人发音拼成的,我们主要采取音译,有的附意译和注释。

本书的翻译顾问马克·贝德满(Mark A. Bender)先生曾获得过中文学士学位,并数次走访过俄勒冈州的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对印第安人及其口头文学有较深的了解。是他建议我们向中国介绍这本神话故事的。而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贝德满先生又在知识和语言上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可以说,只是有了贝德满先生和我们的合作,才使这个译本得以同读者见面。为此,我们衷心地感谢马克·贝德满先生。

由于介绍印第安人口头文学还是初次尝试,加之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译本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82年3月25日于桂林

原 书 前 言

本文以真实的背景作为开头。在寒冬的夜晚，俄勒冈北疆的哥伦比亚河两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棚屋的外面，大雪随风而降，使独木舟、捕鱼台、晒物架以及沿哥伦比亚河东西延伸和伸张到内陆南方的小径上都披上了银装。在棚屋的里面，火堆中散发出辛辣的烟味，隐隐地还可以闻到食物的味道；这些食物都是入冬之前采集捕获到的，然后晒干，熏烤，再贮藏在棚屋的角落里或挂在顶柱上。这里是一派冬天的景象，人们无法做别的事，只好呆在家里避寒。这个季节正是讲故事的时光，也就是述说远古时代的凯欧蒂（小狼）、小浣熊和萨金格兰兰首领又返回人间的时刻。到了夏季，人们便外出采集食物；如果夏季也呆在屋里讲故事，他们就会被响尾蛇咬伤或把嘴巴扭歪。但是，此刻正是众人围坐在一起听传说故事的时候。

等过一会儿，一个老奶奶走进棚屋，蹲在火堆旁边，她大口地吐唾液，围坐的人们都皱起了眉头。老妇人又吐了一口，便接着说：“我讲完故事，你们给我点什么好处呢？”

有人说：“给你橡树果。”

老妇人吐了一口唾沫，说：“这不行。”

另一个人说：“我给你干红柳烟叶抽。”

只听老妇人哼了一声，还是不同意。

这时，又有一个人抱着希望说：“我给你肉干，外加越桔，怎么样？”

“啊，这还不错。”老妇人直盯着火堆，开始讲了起来；外面的风雪使她的声音显得很弱。“凯欧蒂又要显灵了，当他来到大河（哥伦比亚河）口的时候……”

近一百年前，本书中编辑的故事就是以上面的方式讲述的。如今，其中大部分故事和这种讲、听故事的复杂的艺术形式如同一缕炊烟，已经消失无踪了。最早的移居者于1840年代进入俄勒冈后，白人占据土地的行动便从此开始。当时，俄勒冈地区至少有四十个独立的印第安人部族，讲大约二十五种不同的语言。^①俄勒冈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盛兴的口头文学更加丰富多彩；其他地区的部族把这里的交换商品和〔也许〕故事带到了大盆地地区和加利福尼亚以南，带到了落基山脉以东，还带了瓦拉瓦拉（华盛顿州）和普吉特海峡（加拿大）以北的地方。我所编的这本书是从现有的五百篇故事中选出的，但遗憾的是，在过去印第安人的整个口头文学宝库中，这一数字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有些部族连同他们的语言一起完全消失而没有留下任何神话传说之类的文学遗产。难怪已故的西北部人类学者的老前辈梅尔维尔·雅各布斯(Melville Jacobs)1962年曾严厉地质问道：“俄勒冈州印第安人的文学难道就以这样低劣的形式表现出来吗？难道就如此完全地避开使这一文学保留下来的社会文化背景，以致不能对其富有情趣的内容和风格加以注解式的评论吗？”^②

这五百个故事能流传至今，其经过本身也是一个神奇的故事。这些故事绝大部分是由来自俄勒冈以外的有着献身精神的一些人类学者和语言学者编译记录下来的，他们是：梅尔维尔·雅

① 参见 Melville Jacobs 的 “The Fate of Indian Oral Literature in Oregon”，原载于 “Northwest Review” 杂志（1962 年夏第 3 期）。

② 同前注（见该杂志 P97）。

各布斯和在他之前的爱德华·萨皮尔 (Edward Sapir)、弗朗兹·博亚兹 (Franz Boas), 以及艾伯特·盖兹奇特 (Albert Gatschet)。他们当时意识到了俄勒冈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处于即将毁灭的边缘, 便拼命地抢时间学习当地的土语, 以求在所有讲故事的老年人逝去而年轻人有可能完全失传之前, 准确地把流传于他们当中的神话故事翻译记录下来。在当时没有录音机的情况下, 这些翻译记录者所完成的工作是极其惊人的! 然而, 问题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却只被局限于学术刊物和专题著作中, 成为了普通人难以接近的东西。对印第安人的艺术非常感兴趣的西北部人, 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称为力图重新获得其文化遗产的印第安年轻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寻求的富于情趣的残存遗产已经被封藏了起来, 不被本民族的人们所知, 而散存在各大学的图书馆里。对此唯一例外的是埃拉·克拉克 (Ella Clark) 所编的很不错但有局限性的集子: 《西北部海岸地区印第安人传奇》 (Indian Legend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其他那些寻求印第安人文化遗产的人所收集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些断章取义的、浪漫式的、而常常有删减的所谓“大众版本”, 其中编辑得过分华丽的故事《上帝之桥》 (The Bridge of the Gods) 就是一个例子。

为此, 我编辑了这本选集。我认为, 本书主要的创新主张在于力图使这一准确翻译过来并具有代表性的俄勒冈印第安人神话故事选集作为文学读物介绍给公众。在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刊物及一系列专著里选择本书故事的过程中, 我尽量只选用那些准确、真实的故事, 并力图注意忠实于印第安人本身的表达方式。雅各布斯教授认为, 对于应该相传下来的整个丰富的神话故事来说, 本书中的故事只是令人感到惋惜的残存部分, 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但是, 我们所拥有的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就其价值来说不但不用惋惜, 而且值得庆幸。

在编辑本书时, 我力图把修订、改换措辞、改编和省略都控

制在最小限度。我相信，在走两个极端之间，尽管我有时也进行一些措辞上的改动；还是应该准确地忠实于原意，而不是依靠推测。在早期采编者的雅致文体〔字句上常常显得过分拘谨〕和象雅各布斯等翻译家较简炼、更口语化的文体之间，有一种公认的极大的差异体现于翻译的语言中和文字用意的程度上。然而，为了避免独家冒险而出现误传或歪曲这些故事的现象，最好还是接受这种差异，而不是给所有的故事强加上单一的文体。除开少量的按“原意”改写的翻译之外，本书中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原印版，没有作什么改动；偶有违背此原则的地方都在本文后编者注和书后单独的注释中加以说明了。我建议，读者应该去钻研注释和书目提要中所列出的原版故事集；这样，读者才能够察觉到翻译和编辑印第安人神话的文学工作者所面临的困难，也能亲眼看到，任凭有如此困难，流传至今的这一切都是丰富多彩的。

在本书所包含的大部分故事里，其有名气的翻译者很可能从未想过他们所翻译下来的故事会出现在这样的大众版本中，其中有些人可能还会有极大的反感，认为从人类文化学方面来说，这些故事如果没有完整的注释是晦涩难懂的，或者起码是由于读者的无知会对这些故事造成令人遗憾的歪曲和误解。与持有此见解的采编者和翻译者相反〔当然，他们的信誉是无可否认的〕，我只想争辩，在我教授或当众讲述这些故事时，只需加上极少的注解，就连普通的听众都能很容易地听明白。这表明了一种希望，读者可以亲身去发现这些故事是多么富有想象力而且富有趣味，读者会感到这是值得他充分注意的问题。

这究竟具有何种意味？又值得何种程度的关注？可以说，对于关注俄勒冈国的高山、湖泊、河流、森林、沙漠、海滩、天气和气候的人来讲，这些带有逼真感的故事都是扣人心弦的。白人的传说故事还没有在后来发现的俄勒冈定居区域传播开来，所以，当讲到北部麦肯齐河上游（加拿大）可能成为传说的人物“魁

佩特·麦克金蒂”(Dirty Pat McGinty)恶作剧的故事时,有人就会立即反对说:“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们还记得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在描写美国本土时曾说:“白人开始对西部有了模糊的了解,但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关于西部的传说和艺术;他们的传说也没有什么吸引力……。”^①不过,本书中这些流传于库思族、瓦斯口族和佩尤特族等族中的故事说明了他们居住的这一地区是有名的,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拥有无可置疑的富有想象力的神话传说。然而,这些至今还使我们产生乐趣或被萦绕的逼真传说并非占有应该有的神奇位置,事实上,它们只有一块土生土长的“安身之地和名字”。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并非夸张;只有你完全领悟和了解到产生印第安人故事与点缀在故事中的哥伦比亚流域和克拉麦斯地区,你才能真正地“占有”这些地方。从自我意识的文学意义上来说,瓦斯口族有代表性的关于凯欧蒂的故事完全没有“当地色彩”,但是,那些故事始终明显地包含有和印第安人同时诞生的气候、地形和一系列生态条件。

从地质学和生态学上来说,俄勒冈是极为不一致的一个州。然而,从目前官方的地缘政治学的整体和与其相应的部分来看,对于当地印第安人从家园和各自国度上认为存在的各个自然地理部分都有其完整性;这些印第安人居住在从哥伦比亚河到克拉麦斯国和从太平洋到斯内克河的广大地区。无论如何,就本书的故事而言,我尽力把“俄勒冈”这一名称不仅看作是一个局限的地缘政治学的事实,而且看作是可行的、并非任意选择和编辑的概念,看作是一种生态的概念。由于这一原因,除开(俄勒冈)“国内”的资料之外,本书中的佩尤特族故事中包括了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福特·比德韦尔(Ford Bidwell)翻译记录下来的

^① 选自“The Gift Outright”一诗,原载于“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1969)。